



时间作证

施昉◎著

ShiJian
ZuoZheng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施昉◎著

时间作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作证/施防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7

ISBN 7-5321-2543-2

I . 时… II . 施…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756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装帧设计：宫超

时间作证

施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79,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0 册

ISBN 7-5321-2543-2/I·2004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646381

谨以此书献给与我志同道合的人！

引 文

在押的三小时……

当我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被婚变折腾得精疲力竭，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不知去向时，又遇到了“突然袭击”，新加坡总检察署(DPP)要以发假誓的刑事罪名指控我。由于我事先已从安律师口中得知并带了保释人一同去警署接控状，律师说很快就会出来，他会给查案人员打电话请求他们尽早放人。我的保释人是做时装行业的，她每个月都会去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米兰采货。所以，我那天精心打扮了一番，也使自己有一份愉快的心情坦然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并准备事后请她吃晚餐。

当我签完手续后，跟着穿制服的警察来到经过两道铁门的拘留处门口。值班警察让我交出除身上穿的衣服以外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手提包、手表、首饰，甚至面巾纸。眼前的情景是我始料不及的。紧接着，一个拿着电棍的女警察打开另一道门，带我沿着两边由铁栏杆护围的走廊往前走，就像电影中牢房的情景一样。那些被关的男人看见我就大声地起哄。我感到很难堪，可能是因为我穿得太漂亮了，又化了妆，喷了香水。女警察把我带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让我脱下所有衣服检查。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把衣服又重新穿上的。之后她带我到了一个都是女人的房间，里面已经有五六个人，水泥地上铺

了两个床板，她们都坐在上面。女警察让我也坐下，说等一会儿再找我。

“你在哪儿捣乱了？”我抬起头循声望去，看到一个头发染得很黄，戴着蓝色隐形眼镜的问题少女正用一种玩世不恭的眼神看着我，她好像在对我讲话，不知道她是不怀好意呢，还是没礼貌，我半天不知如何是好，心里有点儿哆嗦。“我在问你如果不是捣乱，怎么会进来？”我这才明白了她的意思，说：“有人给我找麻烦。”

“什么？不是你给人家捣乱，是人家给你捣乱？”

“可以这么说。”

“我也觉得你看上去跟我们不一样。”她的态度有所转变，接着她自我介绍说她是吸毒者，以前坐过监狱。而另外几个也自我介绍，说她们是逾期逗留者，非法在夜总会打工的，还有偷渡的，其中有好几个是来自中国的。那几个中国的不被获准保释，已经呆在里面很久了，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衫和深蓝色短裤，每个人手里还拿着警方发的一块小手帕，时常用来擦汗。那个吸毒者抱怨说：“这里的条件很差，真正的监狱要好得多，还有电视看。”我这才仔细打量四周，墙面阴暗破旧，一线昏黄色的阳光从一个比站起来的人还要高很多的小窗户里射进来，角落有一个没门的厕所。再就是我们坐的这两块床板，还有一个摇头晃脑的电风扇，此外什么也没有。别提有多么潮湿、闷热了。

突然，躺着的那个吸毒的女孩儿，抬高腿使劲用脚后跟磕床板，她好像感觉不到肉体的疼痛，还嚷嚷着：“啊……我太难受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很快从和我们相隔好

几个房间的值班室过来，吆喝她：“你给我老实点儿！”然后用警棍使劲地敲我们的铁栏杆。这之后她又同样重复了好几次，每次警察来警告她时，我的心都像快跳出来一样。

我一紧张就想去洗手间，她们告诉我没有卫生纸，也只能用房间里的那个所谓的厕所。我只好忍着，希望能早点出去。

不久，警察开门把我带走，到了走廊的尽头，让我背靠着墙站在一块布当中，告诉我要拍照片，正面、左面、右面都拍了好几张，接着把我带回看守所。

没过一会儿，警察又开门把我带了出去。她把我的手按在像盖图章用的墨盒上，往准备好的纸上按手印，然后再拿我的每一个指头蘸完墨挨个儿印指纹，每个印两遍，然后再印另一只手。那么黑的墨渍当然不容易洗干净，过后警察给了我肥皂让我洗手，又催我快点儿，“怎么洗那么多遍。”我又被带回。

我每次走过过道时，那些在押的男人就起哄吹口哨好长时间，后来还从铁栏杆里伸出手来，警察挥舞着警棍叫他们安静。同房的那几个女的告诉我，那些被关的男子多数都是偷渡者，身上还贴着不同的数字编号以分辨被抓到的日期。我联想起从媒体上看到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印尼的森林大火，不少邻国的人偷渡到新加坡。有些还是游泳从海上过来在森林中被抓到的。

大概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警察让我们这里的一个女的去拿水和便当。那是用牛皮纸包的饭，也发给了我一份。打开后，一阵辣味扑鼻，原来是马来饭菜——拉西罗玛。她们问我为什么不吃？我说都快说不出话来，不能吃辣的。那个吸毒女孩一下子就拿过去，说：“你不要就给我吧，我多吃点儿就会好受

点儿，毒瘾很难忍。”我只是喝些水，润润嗓子。

这中间又进来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马来女孩也是吸毒者，她相对安静一些，她的表现是不停地唱歌，停下来的时候她还挺得意地向大家吹嘘她每次如何藏匿毒品，她是跟丈夫一起吸上瘾的，现在已经跟别人同居了。她还有个小女儿寄养在姐姐家。我看她也就20岁。(新加坡法律规定18岁就可以结婚，如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更早结婚，但不得早于16岁。)

警察终于叫我出去录口供了。我注意到墙上有钟，我在里面正好呆了三个小时。

出来后，我马上致电给安律师，他说他已经请同事刑事案律师阿达星每隔半小时就给中央警署打电话，希望中央警署尽快办手续，早些放人。

我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这三个小时。

这是我婚变官司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不容我不思绪联翩，我的记忆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启开一点缝隙，它们便争先恐后涌入我的脑海，挥之不去。而对于那场影响我一生的婚姻，和持续了七年并轰动了整个新加坡的官司，我更是愁肠百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许多次，我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目录

C O N T E N T

第一章：北京之恋

●千里之缘	2
●相识相知	10
●定情之旅	17
●春夏之交	19
●天津事件	21
●登记结婚	25

第二章：狮城筑巢

●嫁入豪门	28
●初露锋芒	33
●护花使者	39
●勾心斗角	43
●人心有变	47
●文化之争	52
●暗流汹涌	57
●理念迥异	65

●男人心结 ----- 66

第三章：法理人情

●矛盾激化 ----- 72

 ●律师上阵 ----- 80

●挣扎求存 ----- 81

 ●复合之心 ----- 87

●厌世情结 ----- 94

 ●母亲劝和 ----- 100

●律师换角 ----- 103

 ●男人变色 ----- 105

●和解条件 ----- 109

第四章：离婚官司

●申请分飞 ----- 120

 ●合理之争 ----- 123

●刑事调查 ----- 129

 ●房子属谁? ----- 132

目录

C O N T E N T

● 庭上说理	134
● 外来压力	151
● 总结陈词	157
● 谁胜谁负?	163

第五章：继续抗争

● 假誓官司	186
● 坚持上诉	198
● 法内求证	201
● 上诉失败	209
● 对方也败	221
● 输赢谁知	223
● 准证事件	226
● 去留难定	228

第六章：自卫之战

● 伪证官司	236
● 超越自我	249

●积极备战	243
●据理力争	245
●阵前突变	249
●披甲上阵	258
●无罪释放	264
●期待明天	265
●时间作证	269

附录

●新加坡简介	273
●英国法律的渊源和概况	275
●新加坡的法律	280

第一章

北京之恋

我收到他刚回新加坡那天给我买的卡片。刚一打开，就响起了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两只蝴蝶好像真的一样随音乐在天蓝色的页面上飞舞，上面写着：“隔着山，隔着海，坚持不懈……”

.....

他不断地向我灌输着家庭价值观，爱就代表着分享。

.....

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社会和环境的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东西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交融在一起，就像他给我寄的一张卡片上写的：“爱就是难分彼此。”

千 里 之 缘

1986年7月,我从福建华侨大学旅游系毕业(当时首批为大专,后改为本科),被分配到北京市中国旅行社美大部做导游。

一年后的一个凌晨,我以地陪的身份在首都机场接了一个从香港入境,以学生为主的暑期旅行团。他们来自于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由于是半夜时分,多数团友都已非常困倦,我只好简单介绍了一下以后几天的行程安排,就带他们到下榻的回龙观饭店。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正向集合地点走去,突然有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人出现在我面前,“施昉,早上好!我叫SH,是你团里的。”

SH告诉我他来过北京,我说的旅行计划中的地方他全去过,所以他想自己去大观园。我请他要么直接叫出租车,要么跟旅行巴士进城,等到目的地我会提醒他下车,再转出租。他表示先跟我们一起走。

我一路讲解。到了城里,我告诉他该下车了。他说:“明天吧,今天先跟你们走。”我告诉他隔天是去北京远郊的长城和十三陵,不进城了,而大观园是在城南。他说可以自己想办法。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没离开过团队。每天他都是我最忠诚的听众,当然也是问题最多的一个。

从与SH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在纽约的一所私立大学念商科,已是三年级学生,还有一年半就毕业。他以前修读过文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假期在新加坡他父亲的船务公司工作。公司主要走东南亚航线,不久前刚成立了香港分公司。

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在颐和园昆明湖上坐游船的时候,扩音器里放着带音乐的解说。我得空儿坐下来休息。SH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猛然他拽了我的袖子一下,手里竟然拿着

我的红发圈，小声对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我看着他，知道他下面大概要问什么。“你有男朋友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没等我回答，他又紧接着说，“你不会没有男朋友吧？你聪明、漂亮、时髦，咱们团的男孩子也都爱围着你转……”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烫，告诉他方便时再跟他讲。

在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SH给了我他的名片，之前他告诉过我他在父亲的船务公司作经理。他说对我讲的“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中国正以香港为基地发展两岸贸易”的话印象很深，“你真是你们国家的宣传员。我们保持联络好吗？”他的中文名字叫叶顺发，他解释说顺是辈分排行，而发是发展的意思，他祖籍中国福建，因此姓名中习惯用拼音缩写YSH，签名是中西合璧的。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他离京当天写的信。他说他那天从北京飞南京，又从南京坐火车到镇江，再换船到扬州，然后坐巴士到饭店。虽然一路颠簸，十分辛苦，可还是给我写信，同住的美国人都说：“我知道你在给谁写信呢。”尽管“灯朦胧，字朦胧，睡意更重重。”

“我在想，怎么你没交换电话号码呢？若已‘火山火爆’，停止了步向奔月嫦娥，身‘轻’如燕的‘空中’大道，请也寄上方便通电之时、日。见谅错别字和破碎的句子。期待着你的回音。”

在我收到信后没两天，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已回到了新加坡，“新加坡太热了，好烦哪！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挺没劲的。”问我收到他的信了吗？他刚才上街给我买了卡片和信纸，马上就会给我写信，希望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次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前一天晚上跟他父亲谈过，劝说他父亲在中国投资和做生意，并说北京的导游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父亲答应考虑。“从中国内地走香港、到台湾地区，这是条最好的路线。大陆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把中国大陆产品打入台湾，让当地人民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制造’的标签，同时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内地并不是像台湾当局宣传的那样。要在中国大陆赚钱得靠政策。如果赶上了形势，方向对了很容易赚钱。”我还说有中国背景的船只不能走台湾地区，目前是个缺口。另外我还告诉他：“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现在政府鼓励搞合资企业，有很多优惠政策已出台。”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他刚回新加坡那天给我买的卡片。刚一打开，就响起了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两只蝴蝶好像真的一样随音乐在天蓝色的页面上飞舞，上面写着：“隔着山，隔着海，坚持不懈……”

他再写信和打电话来时说想请我去新加坡，在他们的公司工作。可我回绝了。

当时很多人为了出国留学考托福，但我想自己已读了十几年的书。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碰巧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实践机会。早起的鸟儿先得食，我可不能放弃，否则书本上的“圈地运动”白学了。

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聚集着全国众多的优秀人才。我的家在此，我庆幸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希望自己是伟大时代的弄潮儿，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顺势而上，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我所带的旅行团里，常有客人好心地提出要帮我出国留学或工作，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的好些同事都是这么出国的）。我跟SH说：“出国看看要是时间不长也罢，即便远渡重洋，

大家也会先考虑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已开始为世人所知,但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没听说过有被欧美邀请,还要去新加坡的。如果你们家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倒是乐于相助。”

连外国人也在积极抢滩中国,我为什么要放弃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祖国呢?!

又过了两天,SH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由于我的“革命”宣传和他的游说,他们公司决定让董事经理和总经理(也就是他的大弟弟SL和大姐夫,他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两个姐夫也在公司工作,二姐夫常驻香港)来中国考察。因为新学期即将开始,他马上要回美国,就不能和他们一起来中国了,请我给他们“上课”并给予帮助。他们香港的分公司和中国船舶租赁总公司香港分公司有过联络,中租曾租过他们的船走厦门。他知道中国最大的港口是在上海和天津,我让他通过中租查电话号码给有关公司打电话。

他告诉我已按我说的联系好了,请我帮他们订饭店,并特别嘱咐说:“不好意思麻烦你接机,尽管他们是第一次到中国,让他们自己乘出租车。”

8月底,SL和他大姐夫自己乘出租车到了饭店。当天,我叫哥哥一起去和他们共进晚餐,然后又在大厅喝咖啡。我按SH的要求,和哥哥一起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生意经(我哥当时在经贸部属下的八大公司中的一间公司工作)。我们一直聊到很晚。

一进家门,母亲就说SH已经来了好几次电话。没过几分钟,SH的电话又来了。我告诉他:“明天我会带他们去中国远洋进出口总公司。”